

胜利体育馆

遼陽文史資料

第十三輯

政協遼陽市委員會

學習宣傳文史委員會編

2003年12月

编 者 的 话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周恩来总理倡导政协开展文史资料工作以来，市政协于1985年编辑出版了第一辑文史资料，至本书已编辑出版了十三辑文史资料。虽然市政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出版第一辑文史资料，但开展文史资料工作亦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开始了，此书所采用的稿件，基本上都是六十年代初期撰写的，就是对此的一个佐证。

1989年，全国政协在北戴河召开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在谈到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今后的任务时，一是强调要加强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二是要抓紧库存史料的清理工作。正是基于这个精神，今年，我们在加强建国后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同时，对库存100余万字的史料进行认真的清理，并从中摘选出了这些稿件整理、编辑、出版面世。

由于这部分文史资料大都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撰写的，绝大部分撰稿人已经谢世，这就给我们的编辑工作带来极大不便，与作者联系、磋商的可能已经没有，想与有关人员核实校正史稿涉及的史实亦十分艰难。当我们小心仔细翻阅这些已经尘封了四十年的史稿时，似乎又看到了撰稿人撰写史稿时的认真与执着。因此，无论困难多大，还是要尽我们所能将其整理、编辑出版，以不枉作者当年的心血，告慰作者的后人，更重要的是将有价值的文史资料成书留给后人，这也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由于我们能力、水平有限，疏漏与错误在所难免，热切期待读者批评指正。在此书编辑过程中，曾得到李大葆、段恩良、王波等诸同志的热情相助，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编者

目 录

解放前辽阳纺织厂工人斗争史略·····	刘春辉	贾魁元 (1)
廿年纺织生活片断·····	刘沛泽	(30)
满洲纺绩株式会社史要·····	杨大明	(39)
血泪斑斑话鞍钢·····	程远遼	(50)
我所知道的昭和制钢所·····	范希真	(55)
伪满时期的水泥工业·····	王志方	(58)
烟台煤矿“兴亚队”活动始末·····	韩春亮	白朗天 (88)
峨帽庄火药厂·····	戴鸿义	(96)
伪奉天省立辽阳第四国民高等学校·····	柳兆卿	(98)
辽阳教育大事记·····	张圣明	(104)
辛亥革命后辽阳文教概况·····	孙毓斌	(123)
庚子前后辽阳教会所设之学校与地方兴办教育的情况 ·····	董德嘉	(126)
彭贤事略·····	胡化东	何东林 (134)
辽南总练长徐珍事略·····	陈焕标	(139)
记先烈杨景文·····	宋正和	(147)
辛亥革命义士武杨遗事·····	王佩珩	(149)
辽阳州官徐庆璋二、三事·····	郑维良	焦万选 (151)
在那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里·····	计育才	(154)
对义和团的回忆·····	巴珣珊	(159)
辛亥革命辽阳起义始末·····	戴鸿义	(161)
对“二角二厘五”封建会门的回忆·····	董德嘉	(170)
回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聂玉振	(172)

辽阳农民抗税运动始末记	巴珣珊 (177)
伪满道德会的面貌	刘今叟 喻义安 (179)
伪满鸦片专卖	陈季光 (181)
辽阳东乡农民反对盗卖国土毁坏青苗的斗争纪实	徐廉奎 (188)
军阀混战时期的战祸兵患记事	程远逵 (191)
智取庄河县城	张树汉 陈兴友 (195)
民国十八年辽阳的大水	程远逵 (199)
旧中国辽阳乡民迷信“求雨”的片断回忆	程远逵 (202)
东北航空军	孙继先 罗正难 (208)
回忆旧社会疫病传染	董德嘉 (217)
旧社会婚姻漫记	董德嘉 董乃馨 陈焕标 (220)
辽阳旧社会丧葬礼俗纪要	杨铸禹 焦万选 (233)
旧中国钱庄记事	王敬先 (254)
旧时辽阳城内风俗种种	董德嘉 (258)
辽阳在理教的见闻	汪德权 程远逵 陈焕标 (267)
本辑部分作者情况简介暨征集作者简历启示	(271)

解放前辽阳纺织厂工人斗争史略

刘春辉 贾魁元

辽阳纺织厂自1923年建厂，到1948年解放，算来有25年光景。我（笔者刘春辉）始终在厂内工作，亲眼目睹、经历了日本人对工人的残酷压迫以及工人的英勇斗争。怕事隔多年，遗忘很多，现回忆叙述如下。不当之处，祈知者指正。

一、辽阳纺织厂的沿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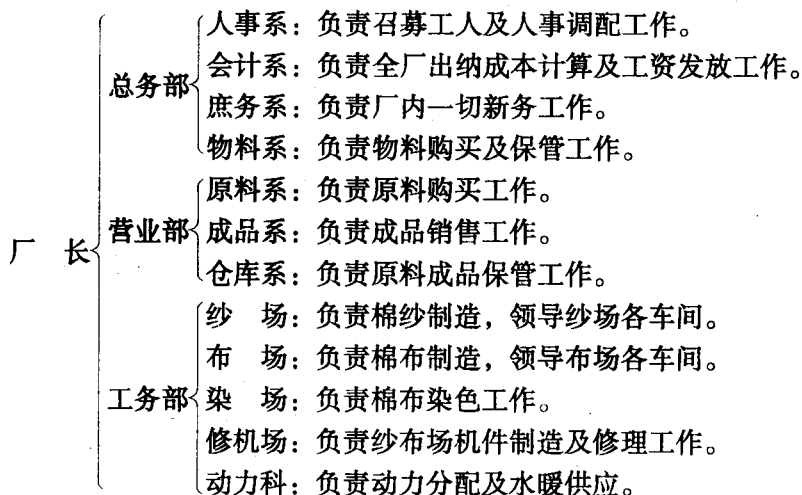
（一）工厂创立和发展经过

自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大势在东北等地经营矿山，开设工厂，疯狂掠夺我国大量资源。

1922年，东北地方当局在沈阳建立棉纺织厂一所，日本人认为对它不利。因此，由日本垄断资本集团富士纺绩株式会社出头，勾结辽阳富户周继红，于当年在辽阳建立纺织厂，原名为“满洲纺绩株式会社”，资本为金票3百万元。周继红仅投资几万元，余款均为日本人出资，大权由日本人掌握，周不能过问。当时，拥有细纱机80台，共计纱锭31360枚，是英制阿沙利式；布机505台，日本丰田式。1935年，增加资本金为5百万元建立二工场，增添细纱机104台，纱锭为41340枚，一工场增添纱机15台，纱锭6千枚，共计增添纱锭47340枚，英制阿沙利式85台，日本制专式15台，英制道勃生式19台，增添自动布机540台；为日本阪车式，合计增添纱锭78700枚，布机合计1040台。1939年，又建立染场1所，有染槽40台，干燥机2台，拉宽机、压光机各1台。至此，辽阳纺织厂已发展成为纺织染联合工厂矣。

(二) 工厂的组织机构

自1923年辽阳纺织厂成立以来，工厂的组织机构时有变动。现将末期组织列表如下：



工厂第一任厂长为日本人远藤，第二任厂长为日本人玉木，第三任厂长为日本人辛岛，第四任厂长为日本人指原。这几个人都是日本垄断资本家代理人，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的先锋队。

(三) 产品种类，生产能力和每年利润

辽阳纺织厂在日本人经营时期，使用的原料主要为棉花。生产的品种如下：

棉纱为十六支、二十一支、二十三支、二十八支几种；棉布为粗布、市布、细布、斜纹布几种。纱布商标均用辽塔牌。生产能力，按初期设备数量计算，每日产纱约1万件。除自己织布用纱外，售纱为70件，棉布每日生产约1千疋。利润，棉纱每件约为人民币150元左右（当时社会上使用纸币有朝鲜银行发行的金票、东三省官银号所发行的奉天洋票和以后伪满中央银行所发行的伪币等。因各种纸币兑换时有变动，纱布价格也随之波动，故用人民币

计算)，每日棉纱一项利润为 10500 元，棉布每疋利润约为 6 元，每日产布 1 千疋，共有利润 6 千元。以上纱布两项利润共为 16500 元，一日为 462000 元，一年为 5544000 元。1936 年工厂扩建，生产能力加大，每年利润超过 1 千万元以上矣。日本人通过辽阳一个纺织厂，就从中国掠夺这样多的钱。

二、日本人对中国工人残酷压迫和剥削

自 1924 年开工到 1945 年祖国光复，20 余年期间，日本鬼子对中国工人的压迫，随着日寇侵华势力日益扩张，一天比一天残酷。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统治区，乌云满天，恐怖万状。吃不饱、穿不暖的中国工人们，随时可被日本鬼子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而被逮捕。日本鬼子还在厂内私设审讯室、刑房、拘留所等，审讯、拷打中国工人。在这里无辜被害的人，难以计数。

(一) 人间地狱

日本鬼子在辽阳纺织厂虐待中国工人在东北厂矿中是臭名昭著的。因此，每次在当地招工均募集不上来多少人。辽阳附近一带居民宁可在家吃糠咽菜，也不到纺织厂受那份活罪。所以他们自 1924 年开工以来，便工人不足，机器开不齐，严重的影响日本老板发财美梦和掠夺东北经济的企图。于是他们改变方针，先后数次到青岛、热河、庄河等地招工。1940 年，山东农业欠收，劳动人民失业者多，生活困难。在辽阳纺织厂的日本鬼子认为这是个极好的机会，便派中泽远山和中国走狗王××、刘××等，到以上那些地方欺骗说，你们在山东困难，吃不饱、穿不暖，到东北去工作，吃大米、白面，住处有宿舍。你们有家属的，可以一同去，我们已预备好家庭宿舍给你们住。工资优厚，比青岛厂子高得多。你们工作够六个月后，不愿在东北工作了，想回山东家，厂中给钱，保证送你们回家。这样，欺骗了很多人到辽纺来。尚有在青岛厂子的在职工人，听了他们“东北工资高，待遇好”的谎言，也前来不少。

这样，这伙强盗前后招了八批，共计1千多人。这些人到辽纺后，所得的待遇，完全不像所说的那样，方知是被骗了。他们像犯人被关进了监狱，每天挨打受气，被驱使劳役，象牛马一样，为日本鬼子卖命。许多老工人回忆起来，伤心落泪地说，厂子里工人被日本鬼子折磨而死的太多了，情况极为悲惨，血海深仇，永远难以忘掉。

(1) 阴森森的工人宿舍

日寇统治时期，辽阳纺织厂工人宿舍是极为低矮的小房子，家族宿舍一间小房子有住四家的，分上下两层住人。人口多的睡不下，颠倒着睡。屋内阴暗潮湿，空气恶浊，臭虫满墙皆是，地下炕上尽是跳蚤。工人劳累一天，回到宿舍，上炕想睡觉，不是臭虫咬，就是跳蚤叮。白天累一天，晚上不能睡好觉，就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日久成病。再加上卫生条件差，瘟疫流行，工人死亡枕藉，情况凄惨。1963年辽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老工友赵德馨回忆说，在日寇统治时期住宿工人的一首打油诗，将当时日本鬼子虐待中国工人情况逼真道出。现录如下：

提起老五号，人人都知道。称名叫宿舍，其实是监牢。
窗户巴掌大，外边钉铁条。屋内阴森森，气味臭又臊。
通长一铺炕，冰凉湿又潮。臭虫爬满墙，可炕是跳蚤。
全身挠出血，也不解刺挠。一天累到晚，夜里睡不着。
走道直打幌，好像带脚镣。耽误一天工，鬼子又不饶。
皮鞭大马棒，竟往身上削。积劳成了病，可屋是病号。
医院倒是有，工人住不着。要想买点菜，腰中无钱钞。
有病不挣钱，谁也顾不了。想起爹和娘，妻儿和老小。
今生与今世，再也见不着。剩口幽呼气，活着向外捞。
四块薄木板，抛到野荒郊。工人辛酸史，后人来恁吊。

“老五号”是工人宿舍号头。当时，工人宿舍名称是按数目字一、二、三、四、五排下来的。其他宿舍情况与“老五号”完全相

同。当时，厂内有一个医院，大夫是日本人。中国工人去看病，鬼子大夫嫌中国工人脏，不给看。仅问一问什么病，给点成药，如“阿斯匹林”等，是不是对症，能不能治病，他不管。宿舍卫生太坏，日本鬼子根本不想改善，不管工人健康，反而恶毒地说：中国工人大大的有，死多少没有关系。当时有位中国工人叫孙广润，是工人宿舍勤务员。他说，工人宿舍哪天不死人？病重的人，日本鬼子就叫他们几个勤务员把病号抬到“病房”去。什么病房，就是病人咽气地方。“病房”里的病人，什么病都有，无人管，任病人在凉炕上呻吟。日本鬼子看人不行了，就叫勤务员往棺材里装，用车推到野外扔到乱坟岗上。带活气装入棺内的也有，如并条工人吕盛才，织布工人吕盛平，均是带活气装入棺内的。口眼未闭，日本人叫勤务员用笤帚沾“六六六”水向病人脸上洒，使病人呛死。鬼子可凶了，叫装谁，就得装谁。不装，轻则骂一顿，重则举手就打。那个年月，日本鬼子不拿中国人当人，人们敢怒不敢言。

从1941年到1945年祖国光复前，这五年间为辽纺工人死亡最多的年代，约计有1千多人。由青岛招来的1千多名工人及其家属竟死去3—4百人。由热河招来的工人和家属300余人，死了50—60人。由其他地区招来的工人，死亡也不在少数。在这些苦难的中国工人中，最令人惨恻的有，李子顺、刘玉清、李林氏等阖家。兹详述如下：

李子顺，山东人，一家四口，妻子及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9岁，小的男孩，6岁。李子顺原为青岛纱厂粗纱工人，1940年旧历3月，全家被哄骗来到辽阳纺织厂。这里的一切待遇，都不如青岛，心中后悔，想回山东。但是，日本人看守得特别严密。工厂四周，紧围铁丝网，大门设置守卫，工人不准外出，家属也禁止上街。李子顺终日忧虑，日久成疾。翌年夏季，辽纺宿舍因为卫生条件极坏，发生了伤寒病。李的一双儿女被传染，相继死亡。其本人也卧床不起，日渐沉重。后经同来的工友帮助，送进美国人于辽阳

开设的医院，不久死亡。其妻怀孕数月，孤苦穷困，悲恸致疾，也相继死亡。

刘玉清，山东人，一家6口，有祖母、父亲及三个弟弟。1940年旧历三月十二日，第一批由青岛来辽阳纺织厂的。当年旧历七月初二日，祖母进厂吃晚饭，因为年老走路慢些，被日本走狗、守卫刘××打了一棒子，随后又被走狗、管理员张××踢了一脚，不到二日即死去。翌年，因伤寒病流行，小弟被传染，刘玉清抱到厂卫生所，日本大夫说他们太脏，不给治疗，十几日死去。父亲思母想儿，不久也死了。这样，6口人，一连死了3口。

李林氏，山东人，全家7口，有公爹、丈夫，小姑及她的三个孩子。长女7岁，次女5岁，男孩3岁。她一家被骗来辽纺第二年，即传染上伤寒病，三个小孩相继死去。其丈夫李林清也病倒死亡。公爹禁不起儿孙死亡的打击，精神失常，不久也与世长辞。小姑后来单身逃回山东。这样，全家7口同来，此时仅剩李林氏一人了。

另如，工友曹某（名字记不清了），夫妻带一个孩子，全家3口人，都死了。张某一家父母2人，董某一家父子2人，也都死了。

还有，死里逃生者，工友李广忠。他是纱场皮辊间工人，住在工人宿舍“老一号”。1943年夏季，得了伤寒病，昏迷不醒地躺在炕上，不知何时被人抬进“平安庄病房”。一天，厂中发工资，车间工友替他代开，下班后到“病房”高声将他唤醒。他让工友将钱放在枕下，又昏迷过去了。等到他再醒过来，吃力地摸摸枕下，钱不见了。他睁眼见到了宿舍管理员（忘其姓名），便说：“我的钱搁在枕下，怎么没有了呢？”管理员气哼哼地说：“谁看见你钱啦！”说完走了。过后，有人告知李广忠，钱就是被管理员偷去了。李广忠时醒时昏，有次醒后，见身边又多了两名工友，昏迷着。几天后，就被人抬出去了。当时，凡是被送到“平安庄病房”的，就是

等待死机，日本鬼子根本不给医治，不派人照顾。李广忠同死神抗争一些时日，才活过来了。

(2) 饭菜难咽的大食堂

辽阳纺织厂在1923年开工时，厂中并未成立食堂，住宿工人是由外边商人包伙供应。包伙商人为图发财，所做的饭菜，不管质量，很难下咽。工人一个个面黄肌瘦，走路打幌，闹病的人太多了。但是，日本鬼子并不关心工人生活，更不想改善工人伙食，以致在1925年春季工人大罢工的时候，工人提出三项要求，其中有一项即是改善工人伙食。日本人在工人压力下，被迫答应罢工要求，以后将伙食由厂方直接办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完全控制了东北，对中国人民实行血腥的镇压政策，厂中的鬼子这时也撕下假面具，借口物价上涨，尽量在伙食方面剥削工人。因之伙食一天天坏下来，主食不是苞米面和橡子面窝窝头，就是苞米面糊粥。主要副食经常是一小块豆腐拌臭大酱，或者是一小块咸萝卜条子。在青菜正下来时候，嫌贵不买，一直等到老了、烂了，无人要时，才买来给工人吃。当时在食堂吃饭的工人曾编个顺口溜：“韭菜老吃，茄子种吃，豇豆长吃，白菜烂吃”。说明当时辽纺工人伙食坏到什么程度了。工人吃了腐烂东西，不断闹病，日本人连问也不问一句。

厨房和食堂不讲究卫生。一到夏季，蚊子满屋皆是，落满食物。做饭不淘米，饭内尽是沙子、米壳，不敢咀嚼，有时还把老鼠煮在饭锅里。菜不洗净，连菜叶上的青虫子一起向锅里扔，菜汤底沉着泥土，炖菜白水下锅，等菜锅开了再在汤上倒一点油，菜好吃不好吃他们不管，反正油省了。日本鬼子就是这样刻毒对待中国工人。使用盆碗均是洋铁的，日久生锈，且洗的不净，有一股腥味。工人讽刺说：“铁饭盆，铁饭碗，不加佐料味道鲜。”

太平洋战争起来以后，工人到饭厅吃饭，先由日本鬼子远山等率领狗腿子小谭和李大个子（名字忘了）到饭厅，让工人起立、默

棒，感谢“天照大神”“天皇陛下”恩赐菜饭。这些是先由狗腿子领头喊，再让工人跟着喊，对此，可把工人气坏啦。在举行这种仪式时，日本鬼子在场监视，狗腿子来回巡查。如查有不喊的，则认为思想不良，反满抗日，轻则当面训斥一顿，重则带到人事系惩罚。

（二）残酷迫害

日本鬼子对厂内中国工人管理是非常严厉的，组织机构设有人事系，是专管中国工人的特殊机构。在人事系工作的日本鬼子一个个如狼似虎（其中，柳泽、来元、冈田、远山、小森等尤为凶恶），再加上车间工头、人事系翻译和宿舍管理员等，虽然都是中国人，但他们大都丧尽天良，认贼作父，不但不同情中国工人，反而助纣为虐，加深对工人的迫害。

崔奎林的遭遇

崔奎林，辽阳人，1931年入厂，在整理部工作，住在工人宿舍“老一号”。1942年春季，有一日，日寇忠实走狗管理员郑源泉到整理部，叫老崔给他几块棉布。崔当时想，郑是狗腿子，经常在鬼子面前说工人坏话，陷害好人，要私自给他棉布，说不定他还到鬼子面前告我。于是对郑说，我不能拿布随便给人，你要布跟日本人要。郑被顶出后，心中忿恨。回到人事系对主任远山说，崔奎林经常将棉布卖给工人私带出厂，在宿舍也不守规矩，应当惩罚。得到远山默许，在当天下班时，郑将崔唤至人事系门前，怒斥说，你都将棉布卖给谁啦？崔闻言，知道郑故意找他的别扭。愤怒的说，你别血口喷人，诬赖好人。这时远山由外边走来，到崔身后用胶皮棍子在崔的肩背处猛抽三、四下。崔当时剧烈疼痛，怒极回头，也未看是谁，就打远山两个大嘴巴子。远山大怒，吼叫着说：你敢打日本人，我非打死你不可。边说边用胶皮棍子抽打着。这时下班工人越聚越多，见远山又无故殴打工人，群众愤慨大呼：不准随便打人！在广大群众压力下，远山怕事情闹大了，不敢再打，悻

悴的口到人事系去了。事情表面看像完了，岂知由此种下祸根。数日后，下班时有整理部工人沈某（名字忘记）带一块棉布，被门卫搜出，远山借机逼沈说与崔奎林同伙。沈开始不同意。说：我个人拿的布，没有崔的事，不能诬赖好人。远山大怒，严刑拷打，非叫沈咬出崔是同伙不可。沈受刑不过，只得说有崔。远山得供大喜，立即将崔唤到人事系说，崔与沈同伙偷布。崔不承认。说，你蓄意报复，诬赖好人。远山将崔绑在木凳上，向崔口中灌凉水，连灌数次。灌一次用脚踩一回。崔的肋骨被踩断两根。远山虽然这样逼供，但崔始终未承认。远山将崔送到日本警察署，在署里，特务们一再审讯，终无实证，乃判处6个月徒刑。崔因受刑，肋骨折断，未能及时治疗，变成漏疾，终成残废。

刘雨泽的遭遇

刘雨泽是笔者刘春辉长子，因为家中生计困难，于1937年入厂，在细纱保全工作，时年仅13岁。事情发生在1943年秋天（日期记不清），当时细纱机有一台机件磨坏，需要更换，便到细纱机件库找机件。当他在里屋低头找机件时，见细纱工人徐荣臣和另外一青岛人，（外号叫王麻子，名字忘记）走进机件库外屋，商议带布出厂（伪满棉布统制，工人生活困难，常有带布出厂事）。不想这时日本人守卫长小森向机件库走来，他二人见事不妙，惊慌逃去，将棉布弃在屋内。小森见事可疑，急到屋内查看，见到地下棉布，要查问这个事，但未看准这两个人是谁。于是问刘雨泽刚才走的那两个人是谁，是那个车间的。刘雨泽当时心中一想，要说出徐荣臣二人名字，鬼子不能轻饶他们。不能对鬼子说实话出卖中国人。况且我未参与其事，鬼子也不能将我奈何。于是对小森说，我在里屋低头找机件，虽然听到外屋有脚步声，知道要来，但未看见脸面，不知道是谁。小森见刘不说，将刘带到人事系，把事情发生经过向人事系主任远山报告。当时，远山威胁刘说，你说实话，没有你的事，否则用刑，你岂不白吃了亏。刘仍然坚持说，未认出

人来，叫我说谁。远山即用棍子将刘暴打一顿，仍然追问：‘你说不说。刘说，你打死我，我也不能胡说。远山大怒，将刘带到北门浴池内，倒绑于梯子上，头部从下，用水壶灌凉水。灌后，又用脚踩，将所灌的水由五孔流出。刘明白后，远山仍追问。刘说，我实在未看出是谁，不能乱咬好人。远山见刘是个小孩子，用棍子打，凉水灌，均未说，可能他真不知道是谁。于是说，你先回去，设法查访偷布蹬人。如查不出来，将你送到警察署。刘被灌凉水后，得了肾病和心脏病。解放后，刘经厂医院医治，因为病期长，不易痊愈，至今作不了体力等繁重工作。事后，徐荣臣与王麻子二人曾到笔者刘春辉家中慰问，并表示歉意。当时刘春辉以沉痛心情对徐、王二人说，我们都是中国人，理应休戚相关，患难相助。日本鬼子在厂内迫害工人，何止百千，我的孩子只是千百被害者之一而已。这些仇恨应当记在日本鬼子身上，血债还要血来还。我们牢记住，血海深仇，迟早要报的。1945年祖国光复，解放军进驻辽阳，召开群众大会。辽纺老工人纷纷控诉远山等日本人的罪恶事实。其中，远山的主要罪恶有：在厂凶狠镇压工人，被其伤害的工人不可胜数；他利用职权，强奸中国女管理员、女工，有数十人之多；窃卖工人行李1千余套，贪污肥己（工人有不堪压迫私自离厂，行李拿不出去，远山等即行窃卖）；尚有其他罪恶事实，记忆不清了。

黄玉祥的遭遇

据伪满时期住宿老工人高风春同志对笔者谈：同他在第一号宿舍住的有一位叫黄玉祥的工友，被人陷害而死于非命。

黄玉祥，山东人，1937年入厂，在摇纱车间打小包。1941年冬季，摇纱车间有一个民族败类、工人蠢贼、日本鬼子忠实走狗（朱×，摇纱车间保全班长），他为夺取摇纱车间领班职位（当时摇纱车间领班是毛玉书），以达到他个人勒索工人，调戏女工卑鄙目的，向日本鬼子密告秦荣标、关青江、王恩涛、王永章、高风春、毛玉书、黄玉祥等集体偷纱三件（实际三小包，其中毛玉书、黄玉

祥二人未参与这个事)。鬼子们听说大怒，立刻派人捕拿。关春江等5人事先得到其他工人报告，逃走。毛玉书和黄玉祥二人不知道这个事未走，被鬼子捕住，带到人事系，酷刑逼供。后又将他二人送到日本警察署。他二人又被数次审讯，老毛托人说情未受刑罚，老黄无人说情，五刑备尝，残酷已极。由于没有实证，最后判处一个来月徒刑。刑满均令回厂工作。老黄以无故嫁祸，心中万分悲痛，兼之数次被严刑拷打，内部受伤严重，身体特别衰弱，实在无有精力作活。但是，万恶的日本鬼子不准老黄休息调养，硬逼他带病上班工作，稍微迟慢一点，即拳打脚踢。在这样虐待下，老黄病重了，于当年阴历年底与世长辞，时年33岁。仅仅几个月时间，一个壮实工人硬被日本鬼子折磨死了。

韩宗祺的遭遇

韩宗祺，辽阳县人，1925年春季入辽阳纺织厂织布车间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统治东北，厂方老板剥削工人较前尤甚，工人工资一天比一天低，工人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工人生活所逼，常有带棉布出厂，变卖后买柴买米，以资糊口。这样作是冒极大危险的。工人下班出厂时，守卫一个一个检查，查出有带纱布出厂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

1932年夏季有一天（准确日期忘记）下班时，韩宗祺带一块棉布，被守卫查出，送到人事系，让鬼子暴打一顿。后又押送日本警察署，由特务审讯，追问窃盗集团、同伙人数，以及次数，窃主是谁等情况。韩宗祺当时想说出其他工友也不能减轻自己罪名，倒多连累了人。便对特务们说，就是我一个人，实在因为生活所迫，初次拿布即被搜出。特务不信，将他先大挂，后又灌凉水。韩宗祺咬紧牙关，始终未说其他工人。数次刑讯，特务们终未得到他们所希望的供词。后判处6个月徒刑，刑满释放。韩宗祺由于数次被刑，身体受到严重损伤，脊椎骨弯曲了，两肩不平，左高右低，呼吸困难，时时疼痛。失业以后，生活更为困难。1933年春季，厂

子里又招工。韩宗祺本意不愿再进厂，无奈别处找不着工作，生活所迫，第二次又进厂工作。进厂后，日本鬼子认为他拿过布，不是好人，时常对他歧视。有一天，织布车间担任日本鬼子池谷进厂，见他所看的机台停得时间长，开口便骂，继则左右开弓，打了一顿嘴巴子。韩被打得鼻青脸肿。万恶的鬼子尚以为不解恨，又一脚将韩踢倒于地，当时昏迷过去了。池谷洋洋得意而去。车间工友以韩上次在警察署受那样严刑，不说其他工友拿布事，有骨气，今见他又被打，均痛恨鬼子凶狠残暴，欺负中国人，暗骂不绝。大家上前，将韩扶起，并大声呼唤，很长时间，老韩才渐渐苏醒过来。但觉得两耳隆隆作响，别人小声说话听不着。解放后，经厂医详细检查，耳膜已破，无法医治。老韩从此以后变成聋子。

（三）设备简陋、技术管理落后所发生伤亡事故

辽阳纺织厂在日寇廿余年经营时期，设备非常简陋，技术管理也是极端落后的。在设备方面，各车间机器危险地方也不设安全装置。在组织机构方面，只设工务部管理生产，而不设技术安全部门指导安全。在人员配备上，只派技术人员负责工场生产技术，而不派专业保安人员负责安全技术检查。厂方从来没有制订操作规程及保安规程，工人操作就是老一套的操作法，既不科学又不安全，日本鬼子一心只想发财，安全不安全，他们完全不管。因此，事故迭出，伤亡不断发生。

1、电气事故

辽阳纺织厂在安装电气设备时，日本鬼子为了省钱，使用一些劣质器材，安装的位置和线路也有许多不合理地方。鬼子们认为，只要能送电开机生产就行，危险不危险也就不管了。因此，开工以后，电气方面不断发生事故，造成工人伤亡事件。

1938年7月某日（日期记不清），二纱场粗纱工段小组长崔光普，因天气炎热，室内温度太高，工人操作，周身是汗，喘不过气来，就亲自登第6号粗纱机车顶板，用手攀棚上消防水管，开天